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

——《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苏琴琴, 刘洪祥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 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 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 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 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关键词:《边城》;《雪国》; 意象; 道家; 禅宗; 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6.6; I313.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8)02-0029-11

作者简介: 苏琴琴(1983-), 女, 湖北京山人, 暨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在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画廊之中, 沈从文、川端康成无疑是两颗清丽素朴而又千古不磨的珠玉。两人相似的人生经历、创作风格和美学追求为我们平行比较其作品提供了可能。而同时创作于 20 世纪 30 年代, 在抗日战争的血腥硝烟中, 彰显了作家鲜明个性的, 两人的代表作《边城》(1934 年发表)、《雪国》(1935 年至 1937 年在杂志上连载, 1937 年出版单行本)无疑是进行这种比较的理想文本。这两部作品都代表了作者本人创作的最高成就, (川端康成因《雪国》《古都》《千只鹤》荣获 1968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集中展示了作家创作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这两部“另类”之作诞生于战争年代, 却丝毫没有一点血腥与硝烟的味道, 没有战争的呐喊与哀号, 反而是极力在中日两国的大地上悉心建构了一个田园牧歌般的桃源世界, 纯真地咏叹着爱情、人情、人性, 这两位素未谋面的异国知音在坚守自己的文化品格上不谋而合了。而这种文学上的

“奇遇”则有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即以比较的眼光来解读这两部作品及其所诠释的民族文化的异同。

《边城》、《雪国》这两部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意淡化故事情节, 着力营造一种充满余情余味的意境。有人将其称之为“诗化小说”、“文化小说”等等。因此, 想要真正读懂这两部作品, 则惟有去探寻小说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方有可能更加接近作品的真意。而通过解读小说中的一系列能指符号——意象, 以捕捉散融在小说字里行间的余情余韵将是一条可行之路。故, 本文将从分析这两部作品中以“水”为中心和以“雪”为中心的两大意象系统所指涉的文化涵义入手, 探究其与小说主题意蕴的关系, 及由此反观两部作品在美学精神追求上的不同, 以期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解读这两部作品。

* 收稿日期: 2008-01-16

一、意象系统的提出

(一)《边城》: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

《边城》写的是一个水边的故事。“水”之意象充溢于整部作品,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既如一串晶莹剔透的珠玑穿连起了整个故事,又如一盘明澈清亮的散珠渗入到了作品的每个细部,构筑了《边城》博大深邃、水气氤氲的隐喻世界。

在小说的开头即介绍了“边城”乃是一个名叫“茶峒”的小山城,并且这“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1](P271)}将“边城”的地理位置置于“水”边,似乎暗示了这个小山城与“水”不寻常的关系。而主人公翠翠的家同样是依溪而建,并且是靠水上渡船为生,“水”在这里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接下来,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了边城人的“水”上生活,进一步揭开了“水”与边城人的密切关系。“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1](P279)}而其中作者着重描绘的端午节赛龙舟、捉鸭子等莫不与水直接相关,这一水上运动集中体现了边城人富于原始生命力和素朴热情的生活形态,边城人在这茶峒大河上一代代演绎着人事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水”已然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中,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但这条河流,却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2](P162)}

而“水”与“城”的关系还不仅于此,作者将其进一步地融入到了边城人的命运之中,典型地就表现在“水”与主人公翠翠命运的紧密联系上。首先是那条翠翠家边的山 小溪成为了最初开启翠翠爱情、人生命运的钥匙,身居溪边的翠翠正是在渡过了那条山 小溪之后才进入到茶峒小城,在那个“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银色薄雾的”端午节,在河边初遇二老,催生了翠翠心中懵懂的爱情,与此同时也真正步入了她的人生命运之途。接着,在第二个端午节,“细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的龙舟赛中,翠翠遇到了将对她爱情和人生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和事——天保大老和那座陪嫁碾坊,小说中“细雨”一直伴随了这第二个端午节的始终,暗示了翠翠悲剧命运的展开。而接下来,大老的淹水而死,后来知道的母亲的吞冷水而死,爷爷在暴风雨之夜的撒手人寰,直至二老的顺水而去……,“水”俨然成为了某种支配翠翠人生命运的隐性力量。随着翠翠一步步地长大,这浸润了作者深厚感情的边城之“水”已然弥漫了翠翠的整个人生。所以,一

部《边城》读来可谓是字字皆“水”!

而作者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有意声明自己的创作与水的渊源也进一步启发了我们从“水”这一意象着手去解读《边城》。在《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中,沈从文提到自己与“水”的关系时说道:“我幼小时候美丽的生活大部分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3](P11)} 确实,在一部《边城》中,作者有意无意地将饱含着自己生命热情的“水”注入到了文本的每一个角落。据有人统计,“水”这个字眼在《边城》中共出现了163次之多,溪、河、雨、雾之类的词亦不胜枚举。^{[4](P38)}也正是因为“水”与童年时代的沈从文结下的不解之缘,使得身处战争年代的他,在思索如何建构一个战乱中的理想桃源时,不自觉地选择了处处有“水”的边城,彰显了作者在战乱中“回归传统”的诗言情结。

由此可以说,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包括山 小溪、茶峒大河、薄雾、细雨等,弥漫了整座“边城”,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理解作品。

(二)《雪国》: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5](P25)} 作品开首的名句即以寥寥数语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茫茫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暗示了故事将会在这个漫天飘雪的“雪国”里展开,于是作为故事背景的“雪”成了小说中最先出现的角色。而当我们进一步细读文本时,就会发现,雪国之“雪”正如同边城之“水”般渗入了作品的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串起了整个故事的始末。

男主人公岛村三次来雪国都是伴随着“雪”的:第一次是“已经过了雪崩危险期,到处一片嫩绿,是登山的时候了。”^{[5](P33)} 描绘了一派“雪中春绿”之景象,暗示了岛村与驹子之间感情的萌芽开始,春意盎然,充满希望;第二次即小说开头的描写“夜空下一片白茫茫。……那边的白雪,早已被黑暗吞噬了。”^{[5](P25)} 此时,茫茫大雪已经覆盖了整个雪国,与第一次的融融暖意相比,给人更多的是一种凄清冷寂的感觉,似乎也暗示了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的变化;而岛村最后一次来到雪国时的时令已是秋末冬初了,“对面县界上连绵的群山,在夕阳晚照下,已经披上了秋色,这一点淡绿反而给人一种死的感觉。”^{[5](P76)} 秋虫垂死,夕辉晚照,昭示了故事已走向它的尽头,而选择秋末初冬的时令,与第一次

的初冬季节时令恰好形成一个季节的轮回,隐喻随着故事的结束,雪国又将重新回到她白茫茫的世界之中了。所以,“雪”作为一条隐线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始末,尽管似乎只是作为不起眼的背景而出现,但其实也早已融入了人物的命运遭际之中了。

与“水”构成了边城人的生活方式一样,“雪”同样与雪国人的生活存在着密切联系。在作者后来加入的“雪中缣丝”一段中,我们即可窥见一斑。“在雪中缣丝,织布,在雪水里漂洗,在雪地上晾晒,从纺纱到织布,一切都在雪中进行。有雪始有缣丝,雪乃缣丝之母也。古人在书上也曾这样记载过。”^{[5](P16)}不难见出,“雪”已然成为了雪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的衣食之源,生命之泉。

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雪”这一意象与小说中的两位女子驹子,叶子的关系。在小说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暮景之镜”与“朝雪之镜”的描写中,作者极为巧妙地将两位美丽的女子与“雪”这一集纯洁与妖冶,冰冷与狂热于一身的意象在虚幻的镜像中完美地交融在了一起。在开篇的“暮景之镜”中,作者借岛村之眼描绘了“镜”中的叶子:“黄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和镜后的实物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象,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的世界。特别是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这使岛村看入了神,他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像飘浮在流逝的暮景中。”^{[5](P28)}用与“雪”相辉映的“镜”把叶子虚化为岛村的自我感觉,将叶子与“雪”后流逝的暮景消融在一起,浸润在沉沉暮色中的“雪”通过流逝之“镜”融入了叶子的生命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具有飘浮感的虚幻的能指符号,凸显了这个不平凡的女子可能具有的某种象征意味和命运。而在“朝雪之镜”中,对镜中驹子的描绘则具有了不同于叶子的极其鲜亮的色彩:“岛村朝她望去,突然缩了缩脖子。镜子里白花花闪烁着的原来是雪。在镜中的雪里现出了女子通红的脸颊。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纯洁的美。”^{[5](P51)}以驹子通红的脸颊与镜中洁白的雪交相辉映,从中让人感受到一股无法抵挡的生命的活力,而这也直接与驹子的人生态度,性格命运息息相关。一朝一暮两面镜子,一鲜亮,一昏暗,隐喻了两个女子不同的性格和命运,

指涉了作者所探索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

当然,“雪”这一意象在小说中被赋予的内涵与小说主题之一“徒劳”也息息相关。在小说中多处都有意将“纯洁与妖冶”、“冰冷与狂热”的特征赋予“雪”。最典型的莫过于在“朝雪之镜”的描述之后,紧接着对镜中之“雪”的特写:“也许是旭日东升了,镜中的雪益发耀眼,活象燃烧的火焰。”^{[5](P51)}直接将“雪”喻为“燃烧的火焰”,可见作者的用心。所以,“雪”被赋予的这种矛盾的内涵正暗合了主人公驹子的人格特点,而小说最后让“雪”消融在熊熊大火中也隐喻了小说的主题“徒劳”之意。当战争的硝烟蔓延至文学领域时,川端康成以“雪”之纯洁与宁静构筑了一个乱世中的精神乌托邦,开篇便以“雪崩”带来的堵塞将雪国搁置到了一个暂时性的化外之地即是明证。

但,在《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并不是像《边城》中的“水”意象系统那般和谐,而是分化为两个既相对立,又相转换而最终合一的意象系统:即一组具有飘浮感的意象群和一组具有安稳感的意象群。

前者以“雪”为中心,包括火车、车站、镜子、光、蚕房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代表了一种注定将消殒,流逝的短暂的人事关系,(如驹子只是岛村凭着指头的感触而记住的女人)^{[5](P31)},指涉了小说的主题“生命的徒劳”,典型地反映在驹子身上。从小说中有关驹子的住地——蚕房的描写即可看出:“岛村把这奇特的房子扫视了一圈。只有南面开了一个低矮的窗,但细格的纸门却是新糊的,光线很充足。墙壁也精心地贴上了毛边纸,使人觉得恍如钻进了一个旧纸箱。……一想起墙壁那边不知是个什么样子,也就感到这房子仿佛悬在半空中,心里总是不安稳。他想,驹子大概也像蚕蛹那样,让透明的身躯栖居在这里吧。”^{[5](P55)}在这里,“蚕房”成为了悬在半空中的一个飘浮意象,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而小说中对驹子声音的描写也进一步地突出了其易流逝的特点。在岛村第二次离开雪国的火车上,“单调的车轮声,开始听的时候像是女子的絮絮话语。这话语断断续续,而且相当简短,但它却是女子竭力争取生存的象征。……然而,对渐渐远去的岛村来说,它现在已经是徒增几许旅愁的遥远的声音了。”^{[5](P75)}在这里,驹子竭力争取生存的声音已成为一种“遥远的声音”,只是一种易于流逝的“生命的徒劳”的象征而已。

而后者是以小说结尾叶子葬身火场一节中天

空出现的“银河”为中心,包括叶子的声音(歌声)等,它代表了一种具有永恒性、稳定性、理想的“不灭之美”,也正是作者在小说中追求的一种“灭我为无”的虚无的人生境界,典型的代表是叶子。小说中有关叶子声音的多处描写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特点:“她的话音优美而又近乎悲戚。那嘹亮的声音久久地在雪夜里回荡。”^{[5](P26)}“这是清澈得近乎悲戚的优美的声音,像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种回响。”^{[5](P56)}“叶子近乎悲戚的优美的声音,仿佛是某座雪山的回音,至今仍然在岛村的耳边萦绕。”^{[5](P73)}“尔后,叶子的声音似乎比车轮留下了更长的余韵。这是荡漾着纯洁爱情的回声。”^{[5](P96)}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回声”、“久久地回荡”、“余韵”等词都强调了叶子声音的恒定性和持久性,具有永恒的意味。而在描绘过驹子蚕房的“不安稳”之后,紧接着作者就通过对叶子服装的描写,对比性地进一步突出了叶子所隐喻的“安稳性”的特点:“叶子显然是这附近的姑娘……裤腿膝头稍上的地方开了叉,看起来有点臃肿,然而却特别硬挺,十分服帖,给人一种安稳的感觉。”^{[5](P56)}

两组意象群,在小说中最初以“雪”开始,末尾以“银河”结束,通过“火”这一具有仪式化意味的中介,最终达到了两者的转化与统一,共存于一个精神的一元世界之中,应合了川端康成禅宗“虚无”思想中万物相依相关而存在的观念。他在《新近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一文中就此作过阐述:“天地万物之中有自我的主观,以这种情绪去观察事物,这是主观的扩大,就是让主观自由地流动。而且这种想法发展下去,就变成自他一如,万物一如,天地万物丧失所有的境界而融合在一种精神里,成为一元的世界。另一方面,万物之中注入主观,万物就具有精灵。”在小说末尾处,出现的“待岛村站稳了脚跟,抬头望去,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了下来。”^{[5](P332)}的情景,即是川端康成上述禅宗虚无思想的最好的诠释。

(三) 虚实相生的艺术世界: 两组过渡性意象群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小说中存在的两大主要意象系统外,《边城》和《雪国》中还分别独立地存在着—组具有过渡性质的意象群。这两组意象群将小说所营构的艺术世界划分为虚实交织的两个空间,通过虚境与实境的矛盾冲突,形成一种文本内的张力,复杂了小说的主题意蕴,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田园牧歌情调。前者包括渡船、二老的歌声;后者包括隧道(空间意义上)、驹子的琴

声(时间意义上)。

在《边城》中,“渡船”是翠翠爷孙俩生活的支柱,老船夫“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1](P268)}“渡船”在这里俨然成为了一种极具仪式化意味的行为,有人将其理解为普渡众生的原型表现。[6]正如前所述,“渡船”成为了勾连翠翠所居的溪边山与茶峒小城的“桥”,也正是这座“桥”开启了翠翠懵懵懂懂的生命,使她初尝了世俗现实中的爱情。同样,小说后来写到的二老在翠翠所居的对面“那些月光照及的高崖上”为翠翠所唱的情歌唤醒了翠翠对如诗如幻的爱情的憧憬。小说以极幻美的笔调营构了这样一个由“歌声”引出的亦真亦幻的翠翠有关爱情的梦境:“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1](P331)}在这里,二老的“歌声”将翠翠带着自由出入虚实之间,混淆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构建起一片虚实相生,真幻交织的爱的世界。

同样,在《雪国》中,“隧道”和驹子的“琴声”分别在空间和时间意义上勾连起了现实与梦幻两个世界。“隧道”这一意象在岛村每次的“离去——归来”中都出现了,最初即在小说的开头出现:“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在这里,“隧道”成为了现实世界——东京和虚幻世界——雪国的过渡,从空间意义上将小说的艺术世界划分为现实与虚幻两个部分,而故事却是发生在“雪国”,作者着意于实写的是这样一个实质上“虚幻”的世界。但,作为现实世界的“东京”是否就真的在小说中消失了呢?当小说故事在茫茫雪国中进一步展开时,我们发现,这一“现实世界”其实始终都隐藏在小说的背后,而主人公驹子那一段激越动人的三弦琴声就透露了它的踪影。小说中这样写道:“《劝进帐》曲终之后,岛村这才松了一口气,心想:唉,这个女人在迷恋着我呢。这又是多么可悲啊。……要是没有剧场的墙壁,没有听众,也没有都市的尘埃,琴声就会透过冬日澄澈的晨空,畅通无阻地响彻远方积雪的群山。……在岛村看来,驹子这种生活可以说是徒劳无益的,也可以说是对未来憧憬的悲叹。”^{[5](P66)}显然,这里透过驹子的“琴声”,我们可以聆听到她内心“梦想”与“现实”的挣扎,对于曾在京都生活过而现居雪国的驹子而言,她心中的“梦”与“憧憬”就是对眼前这个来自东京的男子岛村的爱

与依恋,而这种“爱”实质上是驹子对京都生活的憧憬,(在小说中也多次提到驹子家中那个用上等直纹桐木造的衣柜,“这是驹子在东京生活的一个痕迹吧。”^{[5](P55)}说明驹子心中一直都没有忘记京都的生活经历。此外,小说中还更为直接地说“但是,看上去她那种对城市事物的憧憬,现在已隐藏在淳朴的绝望之中,变成一种天真的梦想。他强烈地感到:她这种情感与其说带有城市败北者的那种傲慢的不满,不如说是一种单纯的徒劳。”^{[5](P48)}所以,在现实中的“东京”被虚化为了驹子的一个“梦想”,而她在虚幻雪国中的生活则成为了她实实在在的生活。作者正是通过驹子的“琴声”将这种“梦想”与“现实”的斗争交织于一体,虚写“实”的世界,实写“虚”的世界,以东京和雪国的故意错位营构了主人公之间虚虚实实的镜像式关系,从而开拓了一片真幻交织、虚实相生的隐喻世界。

二、人生形式的追寻

“水”和“雪”这两大意象系统贯穿了《边城》和《雪国》的始末,它们深入到了作品的核心,与小说的主题意蕴——探寻理想的人生形式,即作者在小说中所体现的生命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两大意象系统所负载的文化涵义、民族精神的不同,彰显了两位作家在自己的小说中所欲探索、建构的本民族理想人生形式在具体内涵上的不同,由此可窥见中日两个民族文化传统中对待生死问题上的差异。

(一) 生命观

生命观是一个人对生命的理解,这其中至少就包含了两个基本内容,即对如何“生”(生命的存在方式)和何谓“死”(生命的超越方式)的思考。所以,对两位作家在小说中所探索的生命观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反观中日民族文化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的异同。

1. “生”的悖论:“爱的执着”与“生命的徒劳”

对于如何“生”这一问题,《边城》和《雪国》显示出不同的探索姿态。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谈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7](P226)}显然,沈从文在《边城》中思考的是“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在探索一种“人生形式”,如

他自己所言/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8](P147)}他在5边城6中所欲构建的这种/人生形式0是一种源于自然,坚韧而具有原始雄健生命力的生命的存在方式。所以,在小说中,除了随处可见的对边城人雄强生命力的讴歌外,在翠翠这样一个在自然的/风日里长大0/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0/从不发愁,从不动气0的柔弱女孩子身上,这种坚韧的生命力依然存在。

当祖父去世后,翠翠依然接过祖父手中的渡船,继续拉船渡人,同时以执着的爱等待着那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0的人。这种坚韧的生命力正如同环绕边城的茶峒大河般永远那么静静地流淌,生生不息。沈从文曾在5一个传奇的本事6(原载1947年3月23日天津5大公报#星期文艺6第24期)中这样描述他自己对/水0的理解:/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中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0^{[9](P434)}显然,翠翠的性格命运与小说中流淌不息的山小溪、茶峒大河互为映衬,/水0在这里彰显了一种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力量,而这也正是作者在5边城6中所探索的理想的/人生形式0。关于这点,有人从人类学的角度做过分析,不再赘述。^[10]

那么,这样一种如水般坚韧执着的/人生形式0在5边城6中真的得到了完全意义上的健康、自然的发展吗?读罢5边城6,不得不说,在那表面朴素平静的叙述之下,其实是暗涌着一股浓浓的人事的悲剧氛围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0^[11]那么,沈从文在这里所言的他作品/背后的热情0/背后隐伏的悲痛0是什么呢?又从何而来?著名学者,同时也是沈从文的好朋友朱光潜先生在5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6一文中的一段话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示。他说:/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0^{[12](P3)}

沈从文在二十岁以前的生活可以说是完全属

于他自己美丽的故乡))) 湘西的, 童年时代的逃学经历让他尽情领略了湘西独有的民俗风情、自然风光, 心底形成了对故乡湘西无比热爱的乡土情结, 培养了对现世光色无比倾心的人生态度; 而少年时期的从军经历又使他在辛亥革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血腥斗争中体会到了湘西人事的悲哀, 对尊重个体生命的吁求, 如他自己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辞中所言: / 我从小就看到这种残暴虐杀无数次, 而且印象深刻, 永世也忘不了。加上辛亥前夕那一次大屠杀, 和后来在军队中的所见, 使我深深感觉到谁也无权杀人。0而当二十岁的沈从文远离故乡, 来到当时的新文化聚积地))) 北京求学时, / 五四0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和都市生活经历与他内心美丽的故乡湘西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内心长久以来对湘西少数民族的/ 爱0与/ 归属感0同身处风云变幻的都市中的知识分子的自觉的理性思考发生了冲突。

所以, 作者所说的潜隐在作品深处的悲剧感正是来源于沈从文作为一个/ 少数民族的心声0的代表和/ 旧一代知识分子0的理性思考之间的矛盾。沈从文毕竟再也不是一个完全纯粹的/ 乡下人0了, 当他以一个接受了/ 五四0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视边城人的这种/ 爱的执着0的人生形式时, 他不得不正视由现代理性思考批判而发现的这种生命形式的/ 破绽0, 这与他内心里对湘西的无尽的热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所以, 在他极力营构的田园牧歌般的/ 边城0里, 代表完美人性的翠翠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自己爱情和人生的悲剧, 最后不得不坚韧地面对自己孤独、等待的人生。而那座象征着理想人格和社会秩序的/ 白塔0也随着老船夫的离世而被大水冲塌了, 从小说结局对二老及翠翠命运模棱两可的交代中, 我们不难体会出作者本人内心的矛盾。所以, 正如边城中的/ 水0既可以是滋养这一方水土的生命之源, 同时又具有摧毁那象征着原始理想人格的/ 白塔0的破坏力一样, 翠翠所显示出的/ 爱的执着0的生命形式同样面对着一个矛盾的结局, 而这也是作者在思索中不得不面对的矛盾与尴尬。当然, 最后/ 白塔0还是被重修了, 这也显示出作者对重建民族理想品格的信心和希望。因此, 尽管文本中存在着/ 破绽0, 但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仍是一种如/ 水0般坚韧活泼的生命力量, 一种对/ 爱的执着0的真挚歌颂, 在/ 生0与/ 死0的天平上, 尽管内心曾交织着激烈的矛盾斗争, 但最终, 沈从文偏向了/ 生0, 显示出中华民族好生恶死的文化

品格。

但当我们翻开5雪国6, 日本民族文化中那种/ 向死而生0、/ 以死为美0的生命追求却充溢了整部小说。/ 徒劳0一词成为了小说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 而这也正是川端康成基于日本禅宗思想中的/ 虚无0观念而力图在小说中建构的一种人生形式))) / 生命的徒劳0。在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致辞5我在美丽的日本6中, 川端康成阐明了他对佛教的理解: / 我相信东方的古典, 尤其是佛典是世界最大的文学。我不把经典当作宗教教义, 而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 , , 佛教的各种经文是无与伦比的可贵的抒情诗。0^{[13] (P38)} 在5雪国6中, 他通过一系列隐喻符号表明了这种东方佛教中崇尚的生命/ 虚无0的思想。这种/ 虚无0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西方20世纪后现代文学中的那种虚无颓废, 而是一种东方禅学式的外有自在的空, 是无边无际无尽藏的心之宇宙, 一种灭我为无的境界。所以, 当主体力图凸现自己的个体存在而执着求生时, 自然就会显出/ 生命的徒劳0。在小说中, 驹子的生存努力就是典型代表。与之对应的便是前面提到的以/ 雪0为中心, 包括火车、车站、蚕房等具有飘浮感的意象群。驹子执着地怀着对岛村的爱, 对城市的憧憬, 对清白朴素生活的热望, 记日记、读小说、练三弦琴, , 但结果这一切在岛村看来, 不过是/ 生命的徒劳0、/ 爱的徒劳0, 注定了驹子在一切/ 人事0上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正如当岛村走进她蚕蛹一般的房间时感到的不安稳一样, 她的生命将注定如那挟裹着纯洁与妖冶的白雪般消殒, 如光般流逝。

但在面对驹子这份对/ 生命0纯真的执着时, 作者内心又是相当矛盾的, 这种矛盾在岛村身上集中体现为, 一方面, 他明知一切都是/ 徒劳0, 自己终将会离开驹子, 离开雪国, 回到现实的/ 东京0; 但另一方面, 他却时时为驹子那种对生命的认真与执着而感动, 驹子身上如翠翠般的执着与纯真, 吸引了岛村一次次地来到这个虚幻中的茫茫雪国, 正如小说中所言: / 尽管如此, 她之所以能把岛村从老远吸引到这儿来, 乃是因为她身上蕴藏着令人深深同情的东西。0^{[15] (P87)} 而这种/ 令人深深同情的东西0正是驹子明知不必为而为之的对生命与爱情的尊重与执着的精神。作者一方面深深感动于这种/ 天真0的对生活的执着精神, 感动于人与人间这种短暂却纯真的关系(在小说中写到岛村第二次回去火车上见到两名陌生人那偶然、短暂却纯真的关系时, / 眼泪都快夺眶而出0), 但, 另一方面, 这种对现实生活

的执着的人生态度又与他本人所信奉的日本禅宗思想中的/虚无0观发生了矛盾。这种文本中的矛盾也正是川端康成不幸的童年经历所形成的/孤儿情结0在他内心的回响。幼年失去双亲,缺乏家庭温暖的川端康成,一方面热切地渴望着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情感关系,真挚的人际关怀,(青年时代的他在伊豆之行中曾为舞女的一声诚挚的称赞而感动不已即可看出川端康成对人事所抱有的美好期待),但,另一方面,亲人接二连三地离世又让童年的川端康成倍感了人事的无常与不可把握,而这种心理背景又恰好使得川端康成在信仰上更加接近日本禅宗思想中/万物流转与死灭无常0的观念。于是,作者本人的情感诉求与心灵信仰发生了冲突,这种内心的矛盾表现在文本中,就形成了以/雪0为中心的具有飘浮感的意象群和以/银河0为中心的具有安稳感的意象群间的对立。

但毕竟5雪国6不同于5边城6,岛村最后被一群人推搡着与抱着叶子的驹子永远地隔开,即暗示了他们这种飘浮关系的结束,也宣告了驹子力图维持与岛村长久关系的愿望的破灭,一切都归于一种/徒劳0,化为天空中美丽的/银河0,最后,在岛村的心坎上倾泻下来成为永恒。最终,这两组对立的意象群在川端康成的禅宗/虚无0思想中完成了转换合一。所以,小说最后以大火中/雪0的消融,从而永恒为/银河0的象征性画面,隐喻了川端康成在5雪国6中诠释的/向死而生0的生命存在形态))) /生命的徒劳0。

2. 向/死0而生:生死自然与生死轮回

如何看待/死0?这对异国知音同样显示出不太相同的探索方向。在5边城6中有一段关于茶峒大河涨水时的描写:/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的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0^{[11](P271)}从边城人面对洪水所造成的损失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对待生命的死亡流逝,他们持一种顺化自然安排的态度。/水0在这里显然具有了中国道家哲学中那个最高的本体存在))) /道0的隐喻意义。/道0在5老子6中被看作是/惟恍惟惚0的原始混沌之物,万物之本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0在此,/道0隐喻了一种在冥冥之中支配世间万物的力量,它安排着一切自然人事的命运起伏。前面提到的/洪水0正是象征

了这样一种/自然运动的规律和一种高高在上的宇宙秩序0,而/水的循环运动给边城人的启迪极深,使他们感应到人事的运动规律就是水的运动规律,一切都是变化的,从而产生一种强烈而清醒的流变思想。0^{[10](P71)}这种/流变观0正好契合了中国道家哲学中/常与变0辩证统一的思想。所以,在小说中,作者借老船夫之口道出了自己对于/死0的理解,/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0^{[11](P354)}人的死亡就如同自然万物生命的新陈代谢一样,一切顺从于/道0的安排。于是,老船夫的死换来了翠翠与船总顺顺家误会的消释,孕育了翠翠爱情新的希望,同时,也促使了翠翠生命的成熟。沈从文正是通过对翠翠生命中的一切/常与变0的描绘,传达了他对于/死0的看法)))生死自然。

而在5雪国6中,叶子最后焚身火场的结局则表明了川端康成对于/死亡0的独特观照。叶子在小说中实质上象征了驹子人格的另一面,当驹子抱着垂死的叶子时,小说中写道:/驹子仿佛抱着自己的牺牲和罪孽一样。0^{[51](P131)}由此可见,代表着驹子以禅宗的方式追求永恒的叶子,为了实现由/生死轮回0而来的生命的永恒存在而葬身火场了,但作者并不认为这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了。在这瞬间,生与死仿佛都停歇了。0 /不知为什么,岛村总觉得叶子并没有死。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0^{[51](P130)}于是,叶子的坠身火场以仪式化的象征演绎了佛教中的涅槃,以这种绚烂的/死灭之美0最终达至心的深邃与无限。川端康成借此对自己有关/死亡0的看法作了形象化的阐释。就像极易消融的/雪0最终不得不借助于/火0这一极具仪式化意味的方式来永恒为/横跨太空的明亮的0银河一样,(/火0焚烧/雪0这一情节在小说中描写的雪国/赶鸟节0中,家家户户将稻草绳收集起来,堆在由/雪0筑成的殿堂前焚烧这一风俗时,就被赋予了某种仪式化的意味。)^{[51](P79)}川端康成认为生命如要达至永恒,则必须经由佛教涅槃后的生死轮回,所以,正如作者自己所悟/人之生死就是生命圈上的两点,无生就无死,死才可以生,死并非生的终结,无并非有的否定,生与死及有与无都是存在的两种方式,只有肯定了死与无,才能拥有生与有。0^{[14](P95)}这样一种日本禅宗式的对/死0的理解,使得5雪国6中所诠释的/死亡0具有了浓厚的佛家生死轮回的意味,而有别于5边城6中老船夫所代表的生死自然的道家哲学所凸现的一种生命与道的意义。

三、美学精神比较

对人生形式的追寻显示出作者对于/生命0的不同探索,从而展示出5边城6和5雪国6在主题内涵上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0也决定了两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美学精神0的不同追求。

尽管两部作品都以爱情为线,讴歌了战争年代所遗失的民族精神中至纯至美的人性人情,极力探索、建构着本民族的理想人生形式,但两部作品在/美学精神0的追求上依然有诸多不同,显示出中、日两个民族各自独特的文化品格。下面本文将接着以/水0、/雪0这两大意象系统为媒介,分别从两部作品中所寄托的作者的美学理想及由此开拓的文本空间二个维度来进一步比较两部作品,以期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两部/另类0之作。

(一) 美学理想

1. 审美追求: 淡然之美与无常之美

5边城6和5雪国6都展示了东方美学中追求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的美学观念。在两部小说中,人物与自然风物相互依存,和谐共处。不仅人物的情感与自然景物的变化形成呼应,而且人物命运的发展也与自然息息相关。5边城6中老船夫死前有蜻蜓飞舞,死时风雨大作,死后又有白塔坍塌,流星坠落;5雪国6中叶子坠身火海的夜晚天上突然出现奇丽的银河,都表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但在人与自然的融入方式上,两部作品又有所不同,由此也使得两部作品呈现出不一样的美学追求。

5边城6中的人物不是社会的人,而是自然的人,他们顺应自然的节律休养生息,遵循一套经自然而形成的湘西封建宗法与原始民性氏族秩序相交织的行为规范,所以,于自然中生长的翠翠健康质朴,单纯善良,渡了五十年船的老船夫遵循着原始古朴的义利观简单地生活着,处处展现的是一种人化入自然的清丽淡然之美,平静淡然却又生生不息,展现出/水0性格至刚至柔的两极,生命如/水0宽厚、坚韧的性格一样,源远流长。这种对生命淡然美的追求,与沈从文个人的性格和他对自然宇宙的看法是密不可分的。正如羊城晚报记者林湄在采访沈从文之后所言:/沈从文在他的散文5女难6中说:—美丽总是愁人的。这美丽的句子正是他自身的写照。他经历过无数愁人的年月,但他的内心世界总是美丽的。在这高尚的境界中,他将苦涩的东西变成美丽。0^{[12](P160)}正是因为沈从文

深心中对现世生活的热爱,使得他将一切生命的哀乐都化为了内心的美丽,通脱淡然地看待生活的是非沉浮。而他对生命个体与宇宙关系的看法则使他将这种/生命的美丽0投入了无限广阔的自然。他说:/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0^{[15](P64)}仰照自然宇宙,以通脱的眼光将自我投入自然,和光同尘,使生命显现出一种淡然之美,而这也正是5边城6给予我们的生命启示。

而5雪国6中的人物则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无论是来自东京的岛村,还是身居雪国的驹子和叶子,他们的生命都曾被都市的文化和秩序浸染过,驹子对京都的憧憬,叶子恳求岛村带她到东京等等,都表明了他们已全然不同于5边城6中的那些/自然之子0了,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因文明的开化而变得复杂起来,内心欲望与现实的冲突表现在每一个人的性格之中,岛村身上浓厚的/虚无0思想自不必说,驹子时而天真,时而放荡的近乎分裂的人格也正是她这种内心矛盾与哀愁的反映,而叶子那/清澈得近乎悲戚的优美的声音0也/正是叶子内心悲哀的回响。0^{[16](P96)}所以,当他们面对雪国的春去秋来时,他们体会到的是季节的变迁所带来的自我内心的情感变化,叶渭渠将其称为/日本文学传统的季节感0,^{[17](P100)}实质上就是以内心宇宙烛照万物,将自然吸入自我的内心,使万物皆着我之色彩。这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方式与川端康成本人深厚的禅宗虚无思想密切相关。川端康成在5我在美丽的日本6一文中说:/这种无常不是西方的虚无,而是万有自在的空,是无边无际无尽藏的心灵宇宙。0所以,为了达至永恒的无边无际的心灵宇宙,他倾心于在作品中展现一种/无常之美0。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以樱花为例阐释了这种/无常之美0的永恒性:/樱花是美的,一天早晨突然开放,刹那间又纷纷飘落,与其因为飘落而称无常,不如说突然盛开是无常,因无常而称作美,故而美的确是永远的。0^{[18](P109)}由此可见,这/无常之美0中其实是渗透了佛教中万物流转与死灭无常的思想,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悲哀美又是一种无常的美。0它/体现了自5源氏物语6以来形成的这种日本传统美的意识。0^{[17](P58)}

2. 女性美的展示: 自然美与余情美

5边城6和5雪国6都是以女子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通过对她们情感心灵的描写来讴歌纯真的人情人性,无论是翠翠的自然纯真还是驹子的妖冶美

丽,她们都代表了作者在小说中所探索的理想人格和人生形式。但,尽管翠翠和驹子都代表了一种乱世中所遗失的纯真善良的人性人情之美,但两者的具体内涵又有所不同,这就突出地表现在两位作家对她们外貌情态描写侧重点的不同上。

在5边城6中,作者是这样来描写翠翠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一样,从不想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1](P269)}并且把翠翠的家安在/翠色逼人0、/清澈透明0的溪边山,周围是/近水人家多在桃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1](P272)},俨然如一仙境。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是从自然处着眼来描写翠翠的,侧重于表现她身上自然天化的特点,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不禁让人联想起中国古典文学中众多女神形象,如汉水游女,高唐神女,洛神,山鬼等。这正与/水0这一意象所隐喻的女性意义形成一种映衬,^[2]这种对女性美的表现,直接受到了巫楚文化中将女性之美与自然之气糅合的女神崇拜传统的影响,(从5九歌#山鬼6中对山鬼的描写就可以看出)。所以,当翠翠陆续失去亲人,爱情时,她没有外露自己内心的悲伤,没有如杨马兵所想的那样:/女孩子心门儿窄,说不定一炉火闷在灰里,痕迹不露,见祖父去了,自己一切皆已无望,跳崖悬梁。^{[1](P338)},而是显出异常坚韧的生命力量,如神女般默默独自承受人事上的一切哀与乐。对翠翠在外貌情态上/自然美0的强调,正是作家所欲表现的那种顺化自然而又坚韧不息的理想人格的具体内涵的体现。

而在5雪国6中,作者对驹子外貌情态的描写是大异于5边城6中对翠翠的描写的。首先,驹子的身份是艺伎,可以说是一种相当社会化的职业,这与翠翠在自然风日里长大显然不同。而在对其外貌情态的描写上,可以更易见出作者在表现上的侧重点。小说中对驹子外貌的正面描写:/玲珑而悬直的鼻梁,,在下方搭配着的小巧的闭上的柔唇却宛如美极了的水蛭环节,光滑而伸缩自如,,颧骨稍耸的圆脸,轮廓一般,但肤色恰似在白陶瓷上抹了一层淡淡的胭脂。脖颈底下的肌肉尚未丰满。^{[5](P41)}完全从感官上来表现人物的美,给人一种/艳冶0的感觉,与5边城6中对翠翠素描式的描写法完全不同。在对驹子情态美的表现上也体现出

了这种特点。岛村第二次来到雪国见到驹子时,小说中这样描写:/女子陡地抬起头来。她那贴在岛村掌心上的眼脸和颧骨上飞起的红潮透过了浓浓的白粉。^{[5](P45)}在这里,/红潮0和/白粉0交相辉映,使人留下了极其鲜明的印象,而从这一/红0一/白0中,我们也可以深切感受到驹子内心所蕴藏的热力与悲哀,留下久久让人回味的/余情美0。叶渭渠在其5川端康成传6中谈到川端康成的创作与日本传统美间的关系时,就提到了/余情美0这个概念,他说:/追求-心的表现,即精神上的-余情美。,,这种余情美,是哀与艳的结合,将-哀.余情化,以求余情的艳。这里所指的艳,是表面华丽而内在深玄,具有一种神秘,朦胧,内在的和感受性的美,,是从颓唐的官能中升华而成为艳的余情,是已经心灵化,净化了的,,包含着寂寞与悲哀的意味。^{[17](P99)}可见,川端康成对驹子外貌情态上/余情美0的展示,也正契合了他力图表现的一种/从属于心灵的力量0的美,一种哀与艳相统一的人格形态,而这也正与/雪0这一意象在小说中被赋予的/冷艳0的情感内涵暗合。这种描写与认识是深受日本近古的幽玄美学和好色美学影响的。

(二) 文本空间的开拓:不一样的精神乌托邦

5边城6、5雪国6这两部作品都是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当战争使中日两个民族都陷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时,这两位标举自由主义的作家,在战争文学甚嚣尘上时仍坚守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他们以自己的理想精心营构了那个战争年代难得的精神乌托邦,虽然都有回避战争之意,但由于两位作家不同的人生经历、文化背景使得他们的精神乌托邦在具体指向上又有很大不同。

在5长河#题记6中,沈从文在谈到5边城6的写作时说道:/在5边城6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0很清楚,作者所营建的/边城0的指向是/当前0现实的社会,也就是着力于探索重塑民族品德之道路。因此,尽管/边城0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其中所负载的精神内涵却绝非/遁世0。正如美国研究沈从文的著名学者金介甫(Jeffrey C. Kin2kley)在5访问沈从文之后的感想6一文中所说:/他不是真正的道家,因为他不愿出世。0,他不愿将自己和人类隔开,所以,汪曾祺才一针见血地道出:/5边城6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0/他的散文不是晋人的山水诗,不是要引人消沉出世,而是要

人振作进取。^[19]所以,当我们走进/边城0,沉浸于那氤氲水气所营构的纯美境界之中时,潜隐在文本深处的作者内心的隐忧却使我们不得不警醒。而这种隐忧所带来的/文本的破绽0正是沈从文在探索民族品格重塑之路中艰难心路历程的写照,是他面对现实时内心矛盾真实地反映。

在小说中,这种/文本的破绽0就典型地表现在/碾坊0与/歌声0的矛盾上。如前所述,二老的歌声指涉了二老与翠翠之间淳朴的爱情,隐喻了如梦如幻的理想桃源之境,而中寨姑娘的那座陪嫁/碾坊0则代表了一种经济关系,/碾坊0的出现破坏了这如诗般淳朴的桃源之境,它对/渡船0的威胁隐喻了城市经济关系对原始田园关系的入侵。作者没有回避这种不和谐的现实,在声称要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形式,来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81](P273)}的同时,理性地审视了他笔下的这一方水上/边城0,以儒家匡世救人的入世精神思索着民族品德的重塑之路。这种永远倾心于现世的/光与色0的性格与沈从文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从小就喜欢逃学去与一切自然相亲近的沈从文,在现世的光与色中尽情阅读着/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书0时,就自然在内心深处培养了他对生活,人生的热爱,从而他想到的是/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如何/在一切有生中发现-美.0。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儒家/匡世救人0的士大夫精神和丰富生动的童年生活经历所养成的对生活的热情在沈从文身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使得他以清新的笔调营构了这样一个生生不息的/水0上边城,在/顺生0中执着的赞颂着/生0,如律动之水般时时涌出生命的勃勃生机。

同样是一座战乱中的精神乌托邦,川端康成的5雪国6却是一篇/遁世之作0。无论是岛村的/虚无0还是驹子的/徒劳0,他们最终指向是归避现世而遁入自我的心灵宇宙以求生命的永恒。正如小说中/光与雪0、/镜子与人物0的互为映衬一样,对立面将最终转换为一个精神的一元世界。小说末尾写到的/银河0向岛村心坎上倾泻下来就象征了生命和美最终只有归避到人的内心宇宙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永恒与自由。所以,与5边城6处处透露出的水气氤氲的生命气息不同,5雪国6展现的是一种交织着现实与梦幻,生与死的茫茫雪国之地,而最后用大火焚烧/雪0这一仪式化的场面将一切的虚实、生死都归于了一种经涅槃之后的心灵宇

宙,礼赞了这种永恒的/死灭之美0。

之所以川端康成在自己的作品中如此倾心于表现/死0,与他不幸的童年经历和日本民族尚/死0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川端康成的童年生活是很不幸的,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父母几乎没在川端康成记忆中留下任何印象,更谈不上感受父母之爱了,所以,他内心对人事的无常和因缺少正常的家庭之爱而来的孤寂是体验极深的。而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时,两位老人担心他出门惹事,将他整天困居在阴湿的农舍里,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接触,/直到上小学之前,他除了祖父母之外,简直就不知道还存在着一个人世间。0从而使/自己胆怯的心闭锁在一个小小的躯壳里,为此而感到忧郁和苦恼。0^{[171](P6)}而接下来,祖母去世,他与病痛的爷爷的生活则使他/心中涌上一股寂寥和悲伤。0在他幼小的心里印下了/对病痛和早死的恐惧0。所有这一切形成了川端康成后来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孤儿情结0,所以,当思索着如何建构理想的生命形式这一问题时,他偏向于/死0,归避到自我的心灵一隅,而不是去融入现世生活。而这种对人事无常的切肤之感也恰好契合了禅宗思想中/虚无0的思想观念,使他更加倾向于虚幻的自我冥想,而认为这种/静静地冥想默祷,乃是日本美的精神传统。0正是基于此,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才精辟地指出:/川端康成的小说,以5雪国6最著名,,这部小说集中了-川端式.的一切,并且达到了它的颠峰。0^{[20](P81)}

四、结语

时代的车轮已迈入21世纪,当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再来重新阅读这两部创作于上个世纪战争年代的/另类0之作时,或许,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另类0,在洗净它们身上的时代硝烟之后,这两部作品给我们更多的是有关中日两个民族文化传统中对生与死,爱与美问题的理解上的异同的思考。

5边城6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彰显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家文化中对自然与生命关系的思考,作家沈从文以环绕着/边城0的律动之/水0诠释了他自己有关生命,人生形式的思考,显示了其/中国式0的生命观和美学观;而川端康成的5雪国6则以/雪0为中心的意象系统表现了日本禅宗思想中对心灵宇宙与生命永恒的探索,他以建构了/雪国0的

消殒之/雪0展示了自己对于/徒劳之生0和/死灭之美0的理解,突出了其/日本式0的对于生命和美的看法。两相对照,或许将有助于我们更加贴近两部作品的主题核心,反观两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现代性因子。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 边城[A]. 沈从文选集: 第4卷[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 [2] 沈从文. 湘行散记[A]. 沈从文选集: 第1卷[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 [3] 沈从文. 自传集[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4] 杨昌国, 晏杰雄. 复返初始的神话))) 5边城6水原型的整体解读[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5, (1).
- [5] [日]川端康成. 雪国[M]. 叶渭渠, 唐月梅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
- [6] 晏杰雄. 寻找远古的温情))) 论5边城6的水原型及其影响力[J]. 五邑大学学报, 2005, (1).
- [7] 沈从文. 5边城6题记[A]. 沈从文选集: 第1卷[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 [8]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 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 [9] 沈从文. 一个传奇的本事[A]. 沈从文选集: 第1卷

-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 [10] 晏杰雄. 一个水气氤氲的艺术世界))) 5边城6的水原型分析[J]. 零陵学院学报, 2004, (5).
- [11] 沈从文.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A]. 沈从文选集: 第3卷[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 [12] 朱光潜, 张兆和. 我所认识的沈从文[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13] [日]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文集))) 美的存在与发现[M]. 叶渭渠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14] 李鹏飞. 论川端康成的佛禅观[J]. 语文学刊, 2004, (4).
- [15] 沈从文. 烛虚[A]. 沈从文选集: 第5卷[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 [16] 史永霞. 5边城6与5雪国6))) 千古不磨的珠玉[J]. 日本研究, 2000, (3).
- [17] 叶渭渠. 川端康成传[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
- [18] 吴舜立. 5雪国6女性审美和自然审美的深度化模式[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6, (3).
- [19] 汪曾祺. 沈从文的寂寞))) 浅谈他的散文[J]. 读书, 1984, (8).
- [20] [日]加藤周一. 永别了, 川端康成[J]. 日本文学, 1985, (2).

(责任编辑: 粟世来)

The Rhythmical / Water 0 and the Perishing / Snow 0))) A Comparison of Image between The Bordering Town and The Snow Country

SU Qin2qin

(Literature Colleg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 of water in The Bordering Town conveys the Taoism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writer, Shen Congwen, wants to explore a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 beautiful, healthy, and natural way of life in harmony with human nature. 0 The image of snow in The Snow Country embodies the ideology of Zen, and reveals an aesthetic style of grief and serene unique to Japanese culture. Yasunari Kawabata presents his own exploration of life in this novel.

Key words: The Bordering Town; The Snow Country; Taoism; Zen; national culture